



當我變成我們 ——那些年讓我們在一起的……

文／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有些事情只想跟你去做，有些地方想跟你去闖。情人也要放一邊，唯獨是你才可以。生命裡總會出現這樣的人，死黨還是麻吉，鐵桿哥兒或稱她一聲好姐妹。往前衝時，他是你的前線，幫你坦砲火，朝後撤時，他是你最佳後衛，第一個接住你。開心一起樂，人生大倒楣，連親人也不敢說，渾都不理，打算和世界斷了線，偏偏電話簿上那個名字還是在通話記錄第一欄。深夜裡電話越講越長，反覆都是那幾句，卻也聽不厭掛不斷。掛斷了，心裡還接著那根弦。當「我」變成「我們」，人有了歸屬，心得到安放。但到底是什麼，讓那個「人」穿過那道「門」，讓我成為我「們」？

米澤穗信 「古籍研究社」系列

「別人的青春粉紅色，我的青春是灰色。」米澤穗信小說《冰菓》裡高中生折木奉太郎聽了姐姐的話加入社團「古籍研究社」，以為日子可以輕鬆過，但青春本來是一個謎，隨著社團夥伴一一現身，和小鎮大小姐談戀愛，死黨

好友來添亂，沒事當有事，太陽底下什麼都是新鮮事。學校生活大小事都可以是推理。

「古籍研究社」系列由 2001 年寫起，一寫 19 年，隨手翻開都是這樣以日常為題的 Q&A，小事也有天那麼大。而如果要問催化這一切謎題的源頭是什麼？你會發現，那就是「青春」本身，因為那些愛情啊、友情啊。「古籍研究社」系列好看在這裡，一個人的時候，什麼問題都沒有。存在的多理所當然。但當



「古籍研究社」系列

作者：米澤穗信
譯者：Rappa
出版社：獨步文化
日期：2011 年 8 月起

「我」成為「我們」，問題就來了。少年少女的心本來就是座迷宮，很簡單的，偏偏被他們弄得很複雜。理所當然的，忽然不以為然。謎題在相遇時才會發生，而米澤穗信「古籍研究社」系列更告訴我們，「我們」造成彼此的問題，但終究，「我們」也是互相的解答。

梅格·克雷頓 《星期三姊妹》

學校裡有讀書會，誰說出了社會就要把書拋開？梅格·克雷頓小說《星期三姊妹》裡，人妻也來湊作夥。地方媽媽們都站起來了。小鎮裡太無聊，丈夫上班去，孩子上學後，媽媽可以幹些什麼事情呢？於是每個星期三早上，為人妻為人母的，帶著孩子來到公園集合，她們寫作，讀書，辦起了共讀寫作會，而終極目標是，「有一天，我們可以出版自己的書。」由讀而寫，地方媽媽做著作家夢，但何嘗不是「從旁觀他人的故事」到「創造自己故事」的過程。

《星期三姊妹》非常會寫，把每個媽媽寫得活靈活現，要不是爽朗健婦，要不是科學悍女，不然就是嬌嬌女翹家來……但在她們生命核心，都埋藏一個秘密，乍看是圍繞各自的家庭，跑不掉是關於丈夫、孩子、公婆、鄰居，以為八點檔，但小說家偏能把它寫成女性的生命史，背後暗伏是女權、生命自主、種族、生死……小小讀書寫作會熱鬧非凡，時而是小學堂，眾家才女討論文學經典也是時有珠璣，時而變《後宮甄嬪傳》，你以為這些貴人啊、太妃啊很狠，卻不知道郊區主婦更猛，時不拉攏彼此圍魏救趙，有時則要聯合次要打擊主要敵人，而如果你剛好握有對方的祕密……



《星期三姊妹》

作者：梅格·克雷頓
(Meg Waite Clayton)
譯者：余佑蘭
出版社：馬可孛羅
日期：2010年1月

但當她們遇到生命裡灰暗時刻，連家人都不能啟齒，偏是要靠這些沒有血緣的姊妹才能走出來。當所有姊妹把手都搭在一起，那一刻，我變成了我們。《星期三姊妹》會讓你相信，有一種力量，將我們連結在一起，那可能是因為閱讀，可能是因為患難與共的友誼。可能是因為，有些情誼，超越血緣或是家庭形式而存在，而你永遠會是我永遠的姊妹。

壺井榮 《二十四隻瞳》

共讀還不夠。一起唱首歌如何？海岸邊迎著海浪走來幾個孩子，跟在他們身後，老師要他們大聲唱。在西方電影裡，那就是《真善美》了。而在日本文學裡，則是壺井榮的小說《二十四隻瞳》。

小漁村來了新老師，大石老師每天騎著腳踏車進村，新來的老師。新的作風。帶來改變與更新的可能。大石老師改變了孩子。小學校的孩子不只一起讀書，他們還喜歡一起唱歌。那畫面多美。《二十四隻瞳》小說曾改編為電



《二十四隻瞳》

作者：壺井榮
譯者：黃鴻硯
出版社：麥田
日期：2018年8月

影，「螢之光」、「荒城之月」等名曲一首接一首被唱成了經典。在歌聲裡，我變成我們，大人與孩子們的心緊密結合在一起。

但再美好也僅有一首歌的時間。跟在老師腳踏車後面的，是戰爭。孩子們失去童真的眼睛，男學生陸續投入戰爭身死。女學生為了維持家計，有人中斷了學業，有人出賣自己的肉體……小說結束在當年小學生重新聚首，如今都是大人了，彼此殷殷的凝望，然後重新唱起了歌，原初的 24 隻瞳，剩下多少雙眼睛能看見彼此？一切好像回到當初，但終究都不一樣了。唯一沒有變的，只有當年那首一起唱的歌。或者，世界上什麼都會變的。但每當歌聲響起，在那裡頭，我還是我們。而且永遠都是。

東山彰良 《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》

2015年11月7日，底特律西七哩路，用臺灣布袋戲偶誘殺少年的連環殺人犯落網，

美國報紙稱他為「布袋狼」。臺灣出身的律師前往底特律辯護。律師猶豫了一會兒要不要告訴警察，「其實我認識他。」時間倒轉 30 年，中華商場。4 個臺灣少年在天橋上跳霹靂舞，計畫殺死某個人。

這是東山彰良小說《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》的開端。東山彰良有個臺灣名字叫王震緒。5 歲那年，王震緒跟著爸爸往日本，人到中年，他開始寫小說，筆名東山彰良，名字很日本，幾本得獎的小說卻非常臺灣。以中華商場為背景，筆下環繞是從幾個臺灣男孩的友情展開。說是友情，不如說是義氣。男孩是打架才認識。也不是單挑，是群毆。但奇怪打著打著就熟了。男孩還幫對方演出布袋戲。這世界上原來有這種交情，是「打架並且幫你演出布袋戲」的交情。於是，我變成了我們，個體成為群體，小說裡時間在 30 年間驚人的跳轉，小說家筆下的友情也在界線上下跳動，有時彼此傷害，情感裡刀刀見骨，但危難時又奮不顧身。仇恨時視對方如寇讎，但又分明是世界上最懂自己的人。

這樣的情感，其實很日本少年漫畫，我說這不就是《火影忍者》裡佐助與鳴人、《獵人》中小傑和奇犽，或是《灌籃高手》裡櫻木跟流川……那裡有某種超越血緣或親謂關係，近乎宿命糾纏的東西。會透過反覆的錘鍊、撕扯、命運的捉弄刻意拆散卻又以此朝對方靠近，貼臉相抵又牙齒互嚙，在相反中相合。透過斷裂而縫合。小說家把火影忍者村，把湘北高中寫成臺灣了（或者反過來）。

有意思的是，無論是東山彰良或米澤穗信在小說中所標榜是友情讓「我變成我們」，青春

多美好。但在現實生活中，小說家的青春其實很孤獨。我曾訪問過這兩位作家，東山彰良告訴我，正因為年輕時代沒有這樣的朋友啊，想想一個臺灣孩子忽然來到陌生的國度，要多少時間才能融入，融入了，到底也隔一層。於是，在異國長大的臺灣後裔於小說裡想像一個自己未曾經歷的青春。而米則穗信少年時代都通車上學，搭火車通勤就要一小時，他總是一個人搭火車，沒有人在身邊，他說：「在通勤那一個小時，時間漫漫，很孤獨啊，但我會在腦中編故事，講故事給自己聽。這成了我學生時代最快樂的事。從那刻起，我想變成一個說故事的人。」

小說是孤獨的創造。小說家都是一個又一個孤獨的我。但在這樣孤獨的創造裡，並不因此創造出孤獨，反而很熱鬧，超越了孤獨。小說家在書寫裡圓了青春。寫出沒有變成的我自己。在創作時，再多的角色都是我，而我可以成為我們。◎



《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》

作者：東山彰良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社：尖端
日期：2019年1月



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，是一檔帶狀文學直播節目，每週日晚間9點線上說書。